廣東新語/卷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草語 ◄

廣東新語
卷二十八 怪語

►

黃野人

黃野人，相傳葛洪弟子，共仙去，留丹柱石間，野人服之。居羅浮為地行仙，往往與人相遇，或為黃冠，或儒者，或為溪翁、山婦，或牛，或犬，或鳥，或大胡蝶。凡山中所有物，皆能見之。蘇子瞻常遊羅浮，見一田嫗負兒，嘲其黑乳，嫗答歌多言子瞻隱事，子瞻大驚，欲就語，嫗忽不見。子瞻嘗云：羅浮有一野人，相傳為葛稚川之隸。有道士鄧守安者，嘗見其足跡長二尺許。大均嘗至羅浮，一人云，有僧於黃龍洞遇一老者，意其為黃野人也。拜求丹藥，老者指虎糞示之，僧見虎糞猶暖，有氣蒸然，且雜獸毛，腥穢不敢嘗。俄而虎糞漸消滅，僅餘一彈丸許。一樵者至取吞之，異香滿口，後得壽百有餘歲。又有見黃野人，冠烏方帽，著靴，往來黃龍、華首之間，見人則大笑反走。一日醉歸，以煤書壁上云：「雲意不知滄海，春光欲上翠微。人間一墮千歲，猶愛梅花未歸。」又有人於石岩間見一無衣人，紺毛覆體，異之。再拜問道，其人了不相顧，但長嘯數聲，響振林木。有一傴僂者遇之，令於道上俯拾一石以進，及起則腰膂自如。又有樵者，患腳瘡不愈，一老人隔溪喚之使前，手削木皮傅之，其瘡即愈。又有采筍者，夜宿深谷中，然木以辟雲氣，一木客就火而蹲，眉目如人，而黃髮離披，以薪觸之，稍稍退縮，相對寂然無言，至明乃跳躍而去。又有僧於聚霞峰側，見一人從竹叢中驚出，披髮至地，大呼疾奔入澗，視足跡長二尺許，是皆黃野人之所為雲。黃野人故有庵廬，在衝虛觀西，遺蛻尚存。宋太守王寧，登山尋其庵，一樵夫持一竹篾授之，隨即不見，視竹篾三丈無節。又有采藥者，至大石樓下，洞門忽開，一披蓑美者少年，腰插斧柯，手攜一幼女，顧視采藥者曰：「女識吾否。」問之，則書數字於其手，行十餘步忽不見，洞門復合，

惆悵者久之。亦意其為黃野人也。山中仙靈頗衆，人稀得見，惟黃野人數數與人遇，共事見《山志》，不可枚舉。大率每年九月六日至九日，黃野人必出，以是日候之，然往往見之不識云。

幻女

南方海外之國，多幻術師，能使鬼執燭持茗供客，客徒見燭茗出入，不見其人。有孔氏子者，往從學之，則曰：「且留為我女婿，當以法授。」於是見女，夜與之處，美而豔，亟欲就之，輒展轉床席間，如隔牆壁。與語則在，索燭照之，婉孌豐澤來親人，欲撫而摟之，又不可近。凡數夕，無如之何。孔氏子亦美而豔，女心動，悅之。則曰：「席間有紅絲一縷，盍取而去之。」去之，乃遂得接合為夫婦，甚歡。師知而將殺之，其女以告，使亟去。且曰：「幸以手執一雄雞，頂一鐵釜，劍飛至，得雞若手指血。可厭而返也。」曰：「若此贅我何為。」女曰：「以子美故。我私而就子，其他或來與處，相狎昵久不得接，彼將神蕩魂離，以至於死。死則師命我裸裎招之，故能役之執燭茗以事客。以是為贅耳。」乃決去，涕泣甚悲。女曰：「無思我，我固老且醜也。」因脫其面，若蟬蛇蛻然。或以語美周黎子，黎子曰：「固然。夫色之美者皆能役人，然而固未嘗美也。」

三烈魂

女以烈見，不幸也。而烈以魂見，使人得傳其名氏，則猶為大幸。予得三人焉。一日韓氏女。初，廣州有周生者，於市買得一衣，丹縠鮮好，置之於床。夜將寢，褰帷忽見少女，驚而問之。女曰：「毋近，我非人也。」生懼趨出。比曉，閭里爭來觀之，聞其聲若近若遠，久之而形漸見，姿首綽約，有陰氣籠之，若在輕塵。謂觀者曰：「妾博羅韓氏處女也，城破被執。兵人見犯不從，觸刃而死。衣平日所著，故附而來耳。」予哀之以辭曰：「彼綃者衣兮，水之不能濡，美人之血紅如荼兮。彼衣者綃兮，火之不能爇，美人之心皎如雪兮。毋留我綃兮，吾魂與之而東飄兮。毋留我衣兮，吾魂與之而西飛兮。噫嘻烈兮，不自言之而誰之知兮。」一曰湛氏，增城湛翼卿之女也。及笄，受聘吳氏子。丙戌，廣州不守，女投井而死，吳生欲迎喪以歸。其親串止之。有李生曰：「凡女子許嫁，字而笄之，死則以成人之喪禮之，況死於節者乎。」於是吳生迎喪以歸。一夕月明，李見一好女子身被濕衣，前拜曰：「妾湛氏女也，非君執議，遊魂無依矣，請賦詩誌妾之死。」言畢而滅。予撫琴而為之操曰：「嗚呼噫嘻，井之陰陰兮，美人以其魂嫁猶不沉兮。匪一日之沉兮，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。謝君之友兮，以禮而合幽明之瑟琴兮。」

一曰蘇氏婦。甲寅春，廣州有請覡仙者，忽有自署蘇氏者來，問其誰，曰：「妾廣州繡花街人，年十七，嫁汪叔茂季子。庚寅冬，城破，兵殺吾夫，吾以幾擊兵，兵破頭額，因磔我而死。」予為之歌曰：「擊奴擊奴，奴雖不死已碎顱，腦血可以濺吾夫。纖纖女手有霹靂，泰山難與秋毫敵。丈夫何必是荊軻，死為鬼雄隨所擊。」

盧瓊仙

盧瓊仙者，劉鋹之才人也。崇禎間，有請覡仙者，瓊仙至，題云：「身輕不許風中立，腕白愁教月下看。」瓊仙故能詩。同時有蘇才人者，亦能詩，南漢宮中稱大家，劉　寵之。至鋹時，有女學士十餘人，瓊仙其一也，與蘇皆南海人云。

王小姑

王小姑，東莞石岡人。及笄，適陳氏子，無何，得疾不火食，日嚼梨棗飲水而已。歿經一日，顏色如熟寐。向夕，諸姊妹並立庭中，月色淒清，霜葉微墜，有物隨風而至，滅於階下，流香馥鬱，冷然襲衣。諸姊妹曰：「豈小姑來驚人耶！」小姑微吟，若流鶯出於葉底，就之弗見。良久曰：「世緣未盡，復來相對耳。」骨肉掩泣。小姑取架上巾為之拭淚，親戚來觀，婉孌如昔。每曉妝，皆見其衣紫綃，挽頹雲，與近態異。因戲疾撫其臂，玉腕如冰。小姑怒，以釵刺之。兄舉子，代命名曰棟隆，手製巾領與之，時時抱行空中，兒弗畏也。越數年，忽見身，與所親泣訣曰：「緣盡矣。」倏然而滅。

黃賓臣

有黃賓臣者，字敬而，瓊山諸生也。庚申七月，至高州，值天大旱，有司祈禱不應。賓臣曰：「凡求雨必得奇門真傳。」或異其言，亟報有司往請之。賓臣使取竹片十二為令牌，及大鍋一，黑雄雞一，鹿脯五器以待。明日於觀出寺為壇，賓臣服道衣，被髮仗劍，於壇上步罡撚訣，以目視日，竟日不下一睫。明日申刻果雨，不甚大，觀者稱其術之神。曰：「未也。俟明日觀之。」明日烈日如故，賓臣曰：「此劫數，非獨高涼一郡為然，柰何！」有司以其左道譏之，賓臣愧甚。於是至發祥寺，登浮圖，居第四重，上下左右悉以符籙封之。越三日，謂觀者曰：「明午雨必至，但從東南來可保無事，否則當有性命之憂。」因作書與家人訣。明日未時，烈日中狂風大作，賓臣謂其僕曰：「雨從西北方起，不祥，爾當速去。」其僕甫下塔，霹靂一聲，雨如注。有老人見一麻鷹，口含火丸，從塔第一重飛入，勢甚可怖。須臾霹靂再震，遠近聞硫磺撲鼻。馳視之，賓臣僵仆

塔外，口存微息，鼻旁與右臂微破，一孔如針，血流不止，以沸水飲之，不受矣。高州人以賓臣為百姓而死，立廟祀之。

北門邪

自瓊至崖，所歷州縣，皆杜北門不開。曩時，瓊郡午後鬼入市廛，以紙錢貿物，核之僅灰燼存焉，於是皆試錢水中，驗浮沉以別人鬼。有堪輿言：「宜杜北門，作真武廟以鎮之。」有司如其言，鬼怪遂滅，故十州縣皆效之。此甚妄也，北非鬼門也。鬼無形，隨在可以出入，有司者盡人道以杜之可耳，何必門。故曰： 「有道之國，其鬼不靈。」

孝陳

孝陳者，恩平文安寨人，不知其名。人以其始為女而終為男，不可以復女之，而掩其今之為男也；亦不可以竟男之，而掩其昔之為女也。於是但稱之曰陳云。陳之為孝則何？曰：陳及笄時，以其父貧而無子，將如，北宮嬰兒之所為，不嫁以養。其父強遣之，陳時時提持酒食，歸餉其父。雖大風雨，崎嶇山谷，豺虎之間弗少避。路有烏風大王者，禱之，禱已而哭，哭輒失聲。痛其身之女，不幸而不為男，使其父老而無依也。一日匍匐壇前，見有山果隨流，拾食之，得疾。迷悶數日，夢有人以刀截其下體而接以他體者，驚寤，則居然男子矣。其夫以聞電輝王將軍，將軍嘉歎，以為孝之所致，命麾下給養其親。未幾，文安寨破，蕃王得陳，怪之，配以女子，而使掌管鹿園，於是陳又為人夫焉。屈子曰：「甚矣哉！天固無不足於人，而人嘗不足於天。人固無不足於人，而人嘗不足於人。夫苟足於天，雖女而男之可矣。苟足於人，雖妻而夫之可矣，孝陳之事是矣。嗟夫！女而男之，非祥也，則在陳則祥；妻而夫之，非祥也，而在陳則祥，祥則復何怪之與有。」